

# 新闻出版 情物证



总第三十三期

2018年第2期



## 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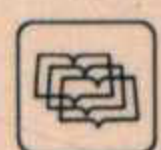
马礼逊翻译出版三事 / 苏 精

我爱我的出生地——纪念韬奋纪念馆建馆60周年 / 邹嘉骊口述 毛真好整理  
大“家”珍“璧”，光彩长存 / 江曾培

项美丽和她的《潘先生》 / 薛佳佳

第一份高校英文学报——《复旦学报》英文刊的创办 / 黄颂杰

对话中感悟柳鸣九 / 李 辉



学林出版社

# 新闻出版 博物馆

总第三十三期

2018年第2期

新闻出版博物馆（筹）编



学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新闻出版博物馆 . 第 33 期 / 新闻出版博物馆 ( 筹 ) 编 . ——

上海 : 学林出版社 , 2018.11

ISBN 978-7-5486-1446-3

I. ①新…II. ①新…III. ①编辑工作 - 文化史 - 中国 - 文集

②出版工作 - 文化史 - 中国 - 文集 IV. ① G23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8 ) 第 076047 号

责任编辑 李晓梅

封面设计 陶雪华

## 新闻出版博物馆 ( 总第三十三期 )

编 者 新闻出版博物馆 ( 筹 )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 200235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

印 刷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40 千

版 次 2018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86-1446-3/G · 551

定 价 38.00 元

# 目 录

## 顾 问

丁景唐 丁法章

赵昌平 贾树枚

## 编委会主任

徐 炯

## 编委会副主任

蔡纪万 苏 敏

## 编 委

孙 颀 邹振环

张志强 张 伟

杨 扬 陈正宏

祝君波 郝铭鉴

黄 瑚 赵书雷

上官消波

## 主 编

蔡纪万 苏 敏

## 执行主编

上官消波

## 编辑部主任

张 霞

## 文字编辑

王草倩 王京芳

毛真好

## 美术编辑

章立言

## 版式设计

卜允台

## 主 管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 主办单位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

## 编 辑

《新闻出版博物馆》编辑部

## 地 址

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1805室

## E-mail

xwcbmuseum@163.com

## 电 话

021-61255461

## 邮 编

200235

## 卷 首

1 / 九旬“连坛”前辈捐赠珍藏老报刊 / 张霞

## 书业史话

4 / 马礼逊翻译出版三事 / 苏精

12 / 开明书店版权表释读 / 邱雪松

20 / 17世纪西方书籍装帧艺术史掠影 / 于文

## 韬奋纪念馆建馆60周年

26 / 我爱我的出生地

——纪念韬奋纪念馆建馆60周年 / 邹嘉骊口述 毛真好整理

31 / 他救国，也救人心

——写在韬奋纪念馆开馆60周年 / 陈保平

35 / 尽力跑好这一“棒” / 雷群明

44 / 我们曾经一起走过 / 林丽成

## 追忆家璧

56 / 大“家”珍“璧”，光彩长存 / 江曾培

62 / 怀念赵家璧先生 / 张伟

## 书报故人

74 / 项美丽和她的《潘先生》 / 薛佳佶

83 / 谈邵洵美读书 / 邵绍红

93 / 回忆大众书友吴青云 / 俞子林

99 / 严复与《诗庐诗文钞》 / 肖伊绯

## 书林刊苑

107 / 第一份高校英文学报——《复旦学报》英文刊的创办 / 黄颂杰

123 / 抗战初期侵华日军暴行实录画册——《日寇暴行实录》 / 曹必宏

130 / 李味青与《清芬集》的编撰 / 孙莺 吴奇

135 / 于细微处见真相——《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读后记 / 毛志辉

## 先生与我

139 / 对话中感悟柳鸣九 / 李辉

## 博物馆巡礼

147 / 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一瞥 / 田野

## 馆藏赏阅

封二封三 / 韬奋纪念馆馆藏选刊(二) / 王草倩

# Contents

---

## Foreword

- 1 / Collection of Old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from A 90-Year-Old Senior in the Serial Picture Books Circle / ZHANG Xia

## Publishing Legends

- 4 / Robert Morrison and His Publishing Translation in China / SU Jing  
12 / An Explanation of the Licensing List of Kaiming Book Store / QIU Xue-song  
20 / A Brief Review of the Western Bookbinding Arts in the 17th Century / YU Wen

## 60th Anniversary of Taofen Memorial Hall

- 26 / I Love My Birth Place / dictated by ZOU Jia-li, interviewed by MAO Zhen-hao  
31 / He Saved the Country and People / CHEN Bao-ping  
35 / I Endeavored to Cover My Legs in This Relay / LEI Qun-ming  
44 / The Days We Spent Together / LIN Li-cheng

## In Memory of ZHAO Jia-bi

- 56 / Master ZHAO / JIANG Zeng-pei  
62 / My Reminiscences of Mr. ZHAO Jia-bi / ZHANG Wei

## In the Publishing Circle

- 74 / Emily Hahn and Her *Mr. Pan* / XUE Jia-ji  
83 / On How Zau Sinmay Read / SHAO Xiao-hong  
93 / My Memory of WU Qing-yun, Friend of Book Lovers / YU Zi-lin  
99 / YAN Fu and *Shilu Shiwen Chao* / XIAO Yi-fei

## Galaxy of Books & Journals

- 107 / The Launch of *Fudan English Journal*, the First English-Language University Journal in China / HUANG Song-jie  
123 / Recording in Pictures the Savage Acts of the Japanese When They Invaded China / CAO Bi-hong  
130 / LI Wei-qing and the Compilation of *Qingfen Ji* / SUN Ying, WU Qi  
135 / To See the Truth in Every Detail: On *From Xylography to Typography: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rinting in the 19th Century* / MAO Zhi-hui

## Doyens and Me

- 139 / Understanding LIU Ming-jiu in Dialogues / LI Hui

## Museums

- 147 / China Block Printing Museum at Yangzhou / TIAN Y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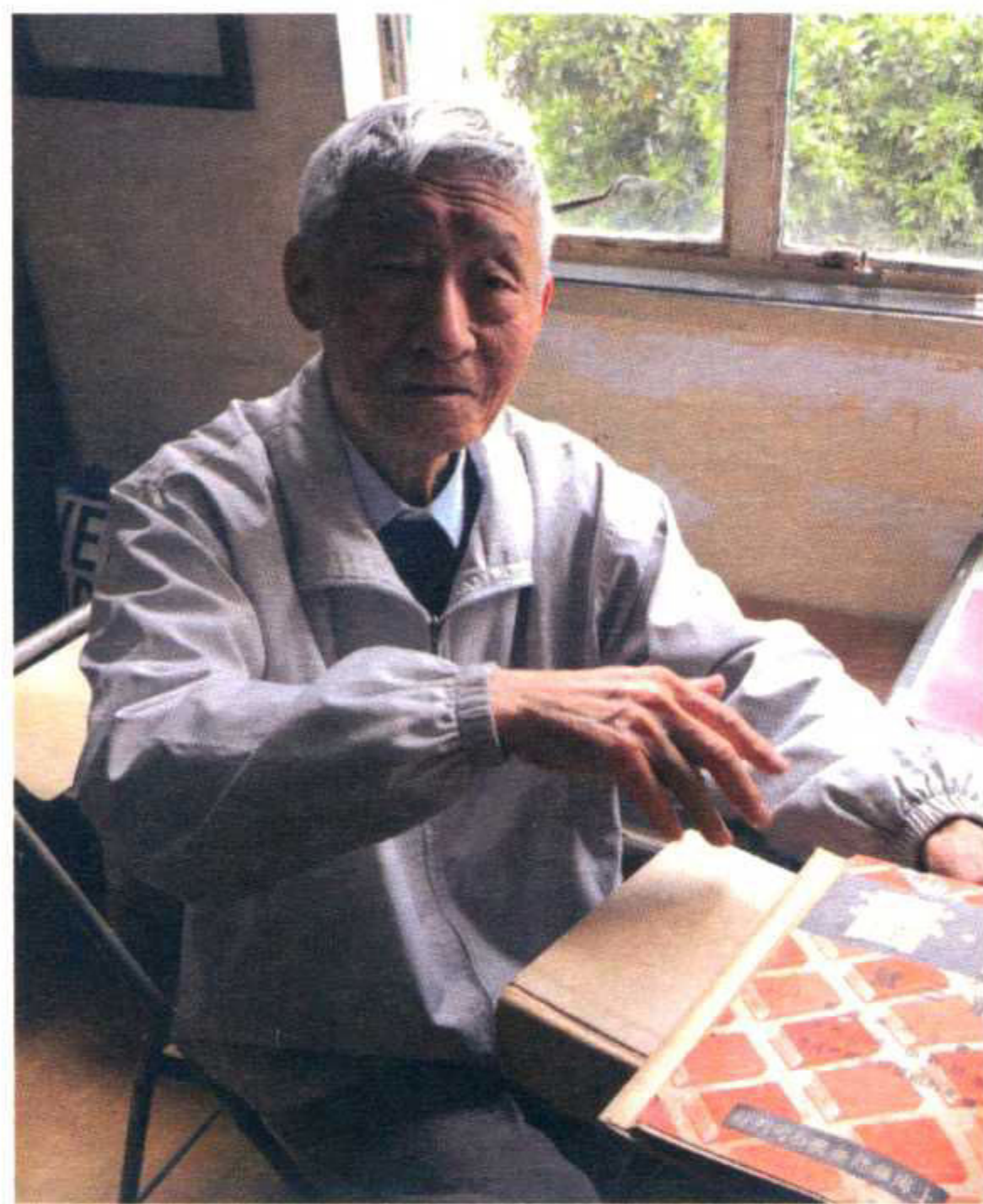
## Our Collections

- Cover II & Cover III/ Selected Collections of Taofen Memorial Hall (Part II) / WANG Cao-q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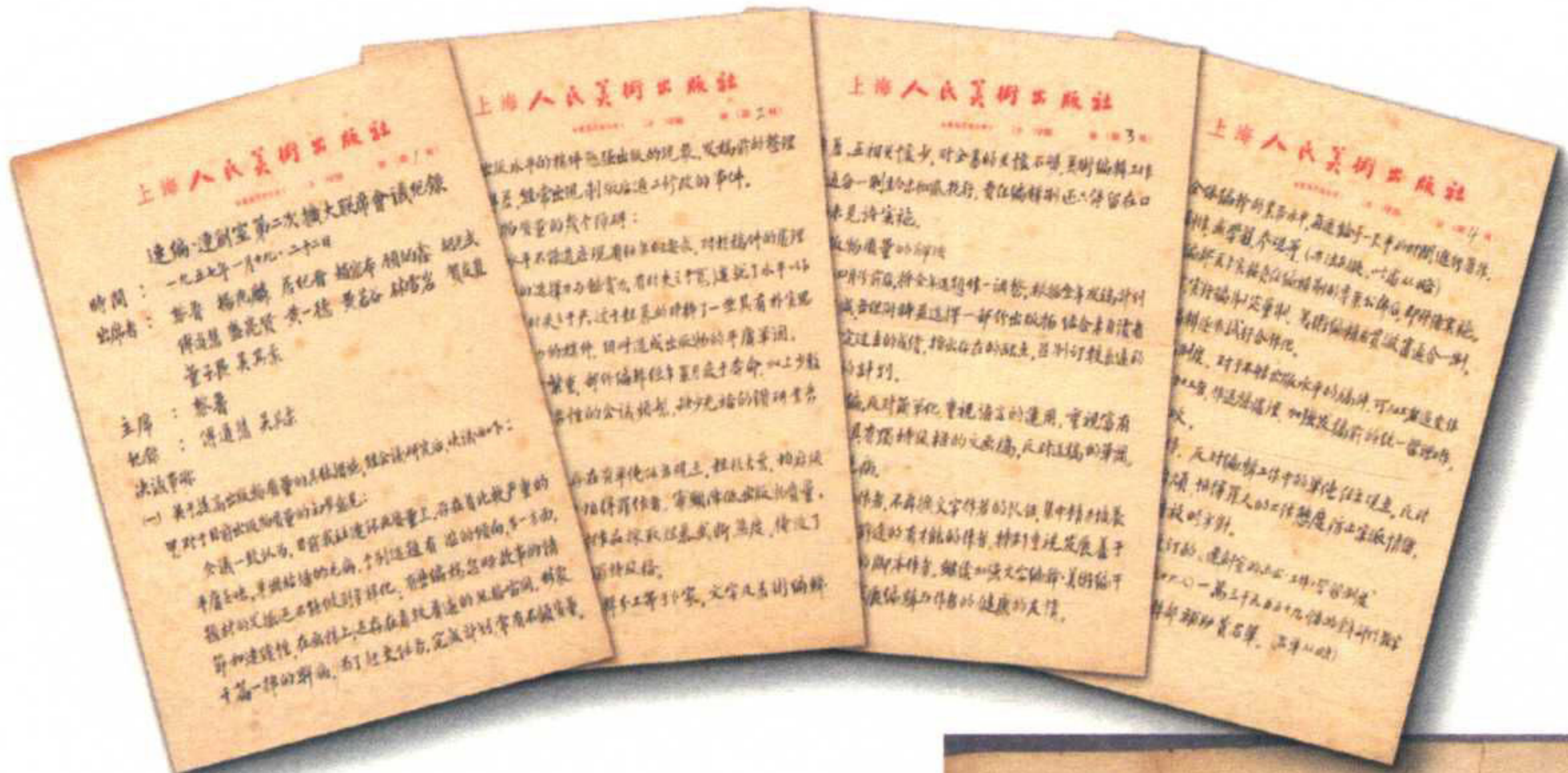
# 九旬“连坛”前辈捐赠珍藏老报刊

张霞

98岁高龄的上海书画出版社原副社长兼总编辑黎鲁先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老报刊无偿捐赠我馆，其中包括1910年出版的《新闻报》（17份）及《读书》《读书半月刊》《生活星期刊》《译报周刊》等民国报刊，共76份。我馆于2005年筹建初期就出版了黎老讲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连环画创作出版情况的回忆录——《“连坛”回首录》，并将其列为“出版博物馆文库·史料”系列之首。多年来，黎老也一直关心博物馆的筹建工作，2013年曾捐赠《连编·连创室第二次扩大联席会议记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国画学习班教学计划》等档案资料及《连环图画研究》《战士文化》等期刊。



黎鲁先生捐赠八十多年前购买并亲自装订的《读书》杂志（1937年）



《连编·连创室第二次扩大联席会议记录》（1957年1月19日、22日）

《新闻报》（宣统二年十一月初六日）（1910年12月7日）



《译报周刊》创刊号（1938年10月10日）

# 目 录

## 顾 问

丁景唐 丁法章

赵昌平 贾树枚

## 编委会主任

徐 炯

## 编委会副主任

蔡纪万 苏 敏

## 编 委

孙 颢 邹振环

张志强 张 伟

杨 扬 陈正宏

祝君波 郝铭鉴

黄 瑚 赵书雷

上官消波

## 主 编

蔡纪万 苏 敏

## 执行主编

上官消波

## 编辑部主任

张 霞

## 文字编辑

王草倩 王京芳

毛真好

## 美术编辑

章立言

## 版式设计

卜允台

## 主 管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 主办单位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

## 编 辑

《新闻出版博物馆》编辑部

## 地 址

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1805室

## E-mail

xwcbmuseum@163.com

## 电 话

021-61255461

## 邮 编

200235

## 卷 首

1 / 九旬“连坛”前辈捐赠珍藏老报刊 / 张霞

## 书业史话

4 / 马礼逊翻译出版三事 / 苏精

12 / 开明书店版权表释读 / 邱雪松

20 / 17世纪西方书籍装帧艺术史掠影 / 于文

## 韬奋纪念馆建馆60周年

26 / 我爱我的出生地

——纪念韬奋纪念馆建馆60周年 / 邹嘉骊口述 毛真好整理

31 / 他救国，也救人心

——写在韬奋纪念馆开馆60周年 / 陈保平

35 / 尽力跑好这一“棒” / 雷群明

44 / 我们曾经一起走过 / 林丽成

## 追忆家璧

56 / 大“家”珍“璧”，光彩长存 / 江曾培

62 / 怀念赵家璧先生 / 张伟

## 书报故人

74 / 项美丽和她的《潘先生》 / 薛佳佳

83 / 谈邵洵美读书 / 邵绛红

93 / 回忆大众书友吴青云 / 俞子林

99 / 严复与《诗庐诗文钞》 / 肖伊绯

## 书林刊苑

107 / 第一份高校英文学报——《复旦学报》英文刊的创办 / 黄颂杰

123 / 抗战初期侵华日军暴行实录画册——《日寇暴行实录》 / 曹必宏

130 / 李味青与《清芬集》的编撰 / 孙莺 吴奇

135 / 于细微处见真相——《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读后记 / 毛志辉

## 先生与我

139 / 对话中感悟柳鸣九 / 李 辉

## 博物馆巡礼

147 / 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一瞥 / 田野

## 馆藏赏阅

封二封三 / 韬奋纪念馆馆藏选刊(二) / 王草倩

# Contents

---

## Foreword

- 1 / Collection of Old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from A 90-Year-Old Senior in the Serial Picture Books Circle / ZHANG Xia

## Publishing Legends

- 4 / Robert Morrison and His Publishing Translation in China / SU Jing  
12 / An Explanation of the Licensing List of Kaiming Book Store / QIU Xue-song  
20 / A Brief Review of the Western Bookbinding Arts in the 17th Century / YU Wen

## 60th Anniversary of Taofen Memorial Hall

- 26 / I Love My Birth Place / dictated by ZOU Jia-li, interviewed by MAO Zhen-hao  
31 / He Saved the Country and People / CHEN Bao-ping  
35 / I Endeavored to Cover My Legs in This Relay / LEI Qun-ming  
44 / The Days We Spent Together / LIN Li-cheng

## In Memory of ZHAO Jia-bi

- 56 / Master ZHAO / JIANG Zeng-pei  
62 / My Reminiscences of Mr. ZHAO Jia-bi / ZHANG Wei

## In the Publishing Circle

- 74 / Emily Hahn and Her *Mr. Pan* / XUE Jia-ji  
83 / On How Zau Sinmay Read / SHAO Xiao-hong  
93 / My Memory of WU Qing-yun, Friend of Book Lovers / YU Zi-lin  
99 / YAN Fu and *Shilu Shiwen Chao* / XIAO Yi-fei

## Galaxy of Books & Journals

- 107 / The Launch of *Fudan English Journal*, the First English-Language University Journal in China / HUANG Song-jie  
123 / Recording in Pictures the Savage Acts of the Japanese When They Invaded China / CAO Bi-hong  
130 / LI Wei-qing and the Compilation of *Qingfen Ji* / SUN Ying, WU Qi  
135 / To See the Truth in Every Detail: On *From Xylography to Typography: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rinting in the 19th Century* / MAO Zhi-hui

## Doyens and Me

- 139 / Understanding LIU Ming-jiu in Dialogues / LI Hui

## Museums

- 147 / China Block Printing Museum at Yangzhou / TIAN Y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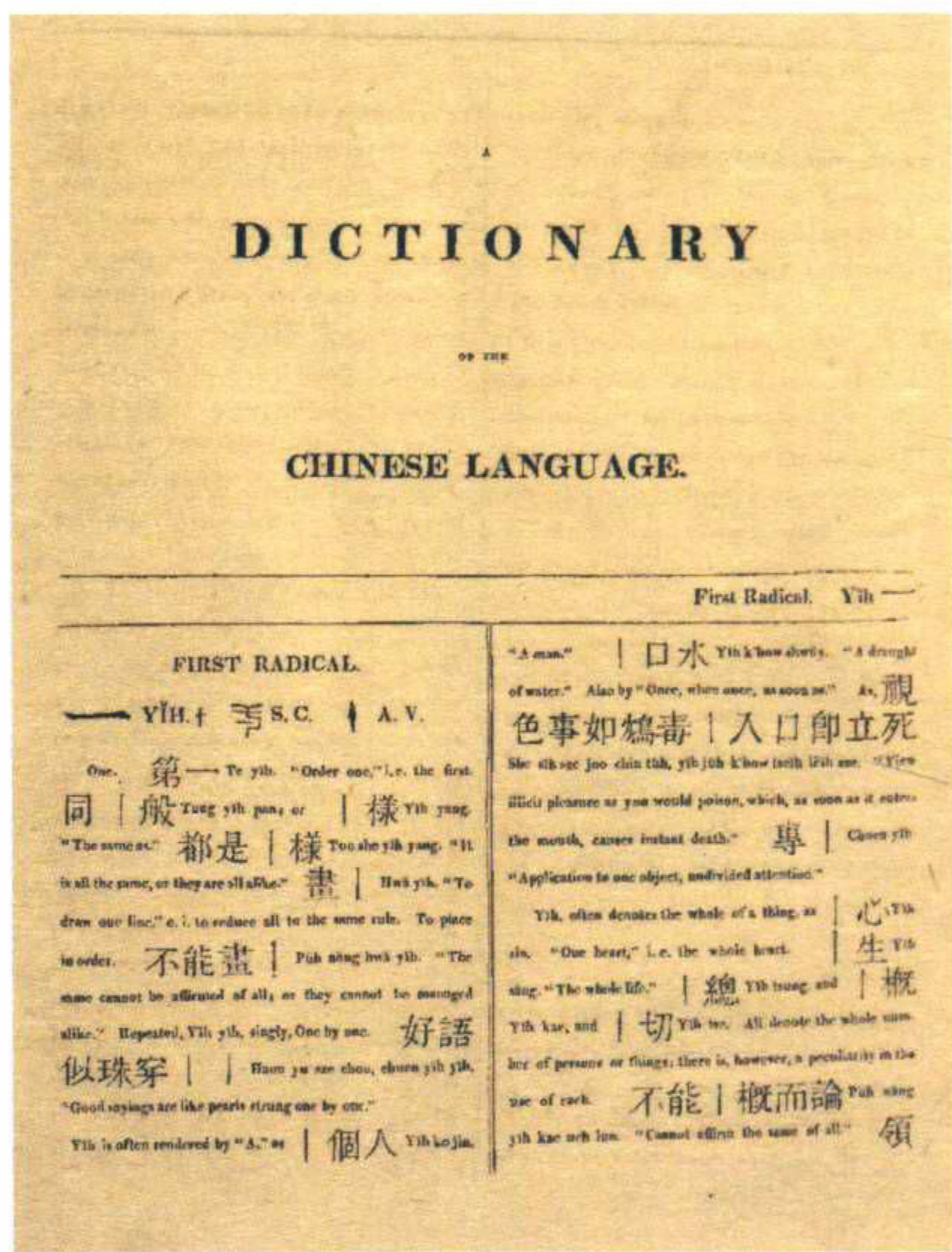
## Our Collections

- Cover II & Cover III/ Selected Collections of Taofen Memorial Hall (Part II) / WANG Cao-qian

# 马礼逊翻译出版三事

苏 精

## 两副活字的生与死



《字典》正文第一页



马礼逊 (1782—1834)

两百年前的 1814 年底，历史上第一部中英文字典——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的《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准备在澳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刷所付印，但遇上了一个难题：如何将中文和英文印在同一页上？

更早的天主教传教士曾以中国传统木刻方式印过至少十余种西文或中西文夹杂的书，但那些都是篇幅较少的书，和这本大部头的字典无法相提并论，而且对 19 世纪初年习惯于工业革命机器环境的英国人而言，以木刻印刷这部“大”字典是无法想象的事，更何况印工都已专程从英国带着印刷机、活字、纸张抵达澳门，因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要编者马礼逊和印工汤姆斯 (Peter P. Thoms) 解决这个难题。

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录了马礼逊、汤姆斯两人研究后的两份报告。第一份认为可以有两种印刷方式：一是打造金属中文活字，搭配金属的英文活字排版，中英文一次印成；二是中文以木刻、英文以金属活字排印，分两次印成。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需要试验后再做决定。第二份报告就是试验结果，由于第一种方式效果好得多，决定以金属中英文活字一次印成。

为了打造能和英文活字完全搭配的中文活字，汤姆斯依照西法先造模子，从中铸出形状、尺寸整齐划一的金属柱体，再按中式方法由华人刻工逐一在柱顶平面刻字，制成以半中半西方式打造的中文活字。由于这部字典收录了四万多个中文字，也就如数打造了一副大字，另外打造一副小字排印每个字的释文和例句，大小两副活字共约 10 万个，估计要耗费 1500 英镑、约 7000 银圆。

技术问题解决了，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却记载了另一个恼人的问题：来自中国官府的干扰。10 万个活字是个大数目，必须雇佣一批广州刻工打造，但华人刻工未经许可和夷人来往是违法的。因此 1815 至 1817 年间，官府差役屡次逮捕工匠、没收活字以至强行搜查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印刷所等。公司大班在困扰之余，一度请求印度殖民地政府派遣刻工来华，最后则干脆停雇华人工匠，改用澳门的葡萄牙人，由汤姆斯书写中文，交给葡萄牙刻工雕刻，也因此 1817 年以后所造的中文活字看起来有些“洋相”。

马礼逊的《字典》六大册终于在 1823 年印完了，两副中文活字却没有就此功成身退。事实上，在印刷字典的八年中以及印完后的十年间，

小活字又印了十三四种“副产品”。

但是，这两副活字还是在 1834 年走到了存废关头，东印度公司在这年丧失了英国对华贸易的专利，大力精简人事和经费，也关闭了印刷所，公司 1834 年 8 月 23 日的档案记载，停止免费印了三分之一的麦都思（W. H. Medhurst）所编《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文活字打包封存。

幸而当时负责美国传教团体



汤姆斯写样、葡萄牙刻工雕刻的活字

美部会（ABCFM）在华印刷工作



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正文第一页

的卫三畏 (Samuel W. Williams) 挺身而出，从 1836 年初起，他在澳门续印麦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并向东印度公司借用那两副中文活字，以期全书的字体一致。于是封存了一年多的两副活字得以重见天日，直至 1837 年 6 月，终于印完 920 余页的《福建方言字典》。

两副活字从此留在卫三畏手上，再也没有回到东印度公司，因此它们的“后半生”也改存在卫三畏和他所属的美部会档案中。卫三畏又用它们印了自己的《英华韵府历阶》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等书。鸦片战争后的 1843 年 10 月，卫三畏觉得两副活字应该有个明确的归属，于是写信给香港总督璞鼎查 (Henry Pottinger)，璞鼎查向伦敦请示后，在 1844 年 5 月底答复卫三畏：两副活字赠送给他，香港政府需要时可优先使用这些活字。事实上香港政府从未要求使用这些活字。

这两副活字存在期间，大活字由于包含四万多个不同的字，因此始终是最齐全的一副中文活字，但每字只有一个活字，难以排印字典以外的书，而且体型过大，用纸很不经济，在印完《福建方言字典》后几无用武之地，1851 年时卫三畏就表示大活字已毫无用处；至于小活字，则因长久使用，磨损严重。

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1856 年 12 月 14 日夜晚，外国人聚居的广州十三行被人



卫三畏 (1812—1884)

纵火焚毁，存放其中的两副活字亦未能幸免于难，结束了它们为中外文化交流而生、却因中外冲突而死的42年“生命”，在字典中留下对世人的遗爱。

## 《红楼梦》的第一位英文译者——马礼逊

熟悉基督教史、《红楼梦》翻译史或中西文学交流史的人，看了本则标题恐怕不免愕然。世人知道马礼逊是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翻译了《圣经》中文全译本，也编印了第一部中英文字典《字典》，他什么时候还翻译了《红楼梦》？而且公认的《红楼梦》第一位英文译者，不是1830年发表《红楼梦》译作的德庇时（John F. Davis）吗？

没错，马礼逊在1813年已翻译了《红楼梦》部分章节，比他的中文学生德庇时早了17年。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SOAS）图书馆的档案库中，堆放着几百个马礼逊所属的伦敦传教会档案纸盒，在中国部分的一个卷宗里，就收藏着马礼逊的《红楼梦》译稿和其他作品。历来翻阅马礼逊档案的人不知凡几，但大家重视的是他的《圣经》与传教作品的翻译，似乎无人关注这些已经沉睡了两百年的《红楼梦》译稿。

马礼逊到中国当然是为了翻译《圣经》而非《红楼梦》，但是他为了译《圣经》进行了周全的准备。为求全面掌握中国语文，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思想与中国社会，他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在中文教师的指点下广泛地阅读，并就不同类型的文本从事翻译，《红楼梦》译稿即是因此产生的作品之一，其他还有《三字经》、《大学》、佛道两教文献、皇帝圣旨、劝世文、诗词格言以及尺牘范文等。

1811年1月，也就是马礼逊来华将近三年半时，他将《圣经》以外的各类译稿寄回英国，1811年3月9日，伦敦传教会的理事会议通过决议印刷出版，三个月后，包含7篇译作的 *Hor Sinic: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中国通俗文献译本》）问世，这是马礼逊的第一种英译出版物，当时他还未翻译《红楼梦》。

1814年1月，马礼逊又将前一年自己的各类英译稿寄给伦敦会秘



《红楼梦》东观阁刻本 [嘉庆十六年 (1811),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

书崔席 (S. W. Tracy), 表示有意出版, 共 12 篇, 《红楼梦》译稿为第 11 篇, 另外包含《文昌帝君劝谕十条》《劝止溺婴恶习文》《妇科疾病论》《太上感应篇》以及另两部小说的节译等。马礼逊在信中说自己实在没有时间誊抄一遍, 也没能修订或更正错误, 因此他手写的这些初译稿有些凌乱, 涂抹删改处也不少。

其中《红楼梦》译稿有 14 页, 加封面共 15 页。封面标题为《节自〈红楼梦〉》, 并有马礼逊题记, 表示他翻译的这部分内容是当时中国社会一幅真实而可悲的写照, 社会缺乏防止压迫的机制, 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金钱购得, 只要有能力也愿意付钱, 任何有钱人都能为所欲为, 可见马礼逊不只是从文学角度来欣赏理解这部小说。译稿的内容是第四回贾雨村上任金陵应天府后, 徇私枉法审理薛蟠打死冯渊案,

译文前的标题为《节自名为〈红楼梦〉的一部小说》, 与封面标题略有不同。

阅读马礼逊的《红楼梦》译文, 相当流畅而易于理解, 比他的《圣经》中译本译得好太多, 这应当是因为《红楼梦》译文是他的母语, 至于他翻译的技巧和方式等等, 还有待翻译专家依据他使用的中文底本来研究。

马礼逊是根据什么版本的《红楼梦》来翻译的呢? 他来华以后, 非常注意搜集中文图书, 他的日志和书信中经常有买书的记录。1823 年他回英国休假时, 将中文藏书一并运回, 还亲手编制了目录。这些书几度辗转后, 现在也由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图书馆收藏, 多达一千零一部、约一万册线装书, 经史子集都有。其中《红楼梦》120 回本两部, 《红楼后梦》《红楼续梦》《红楼复梦》各一部。那两部《红楼梦》分别是 1811 年与 1818 年的东观阁刻本, 从出版年代看, 1811 年东观阁刻本应当就是他据以翻译的底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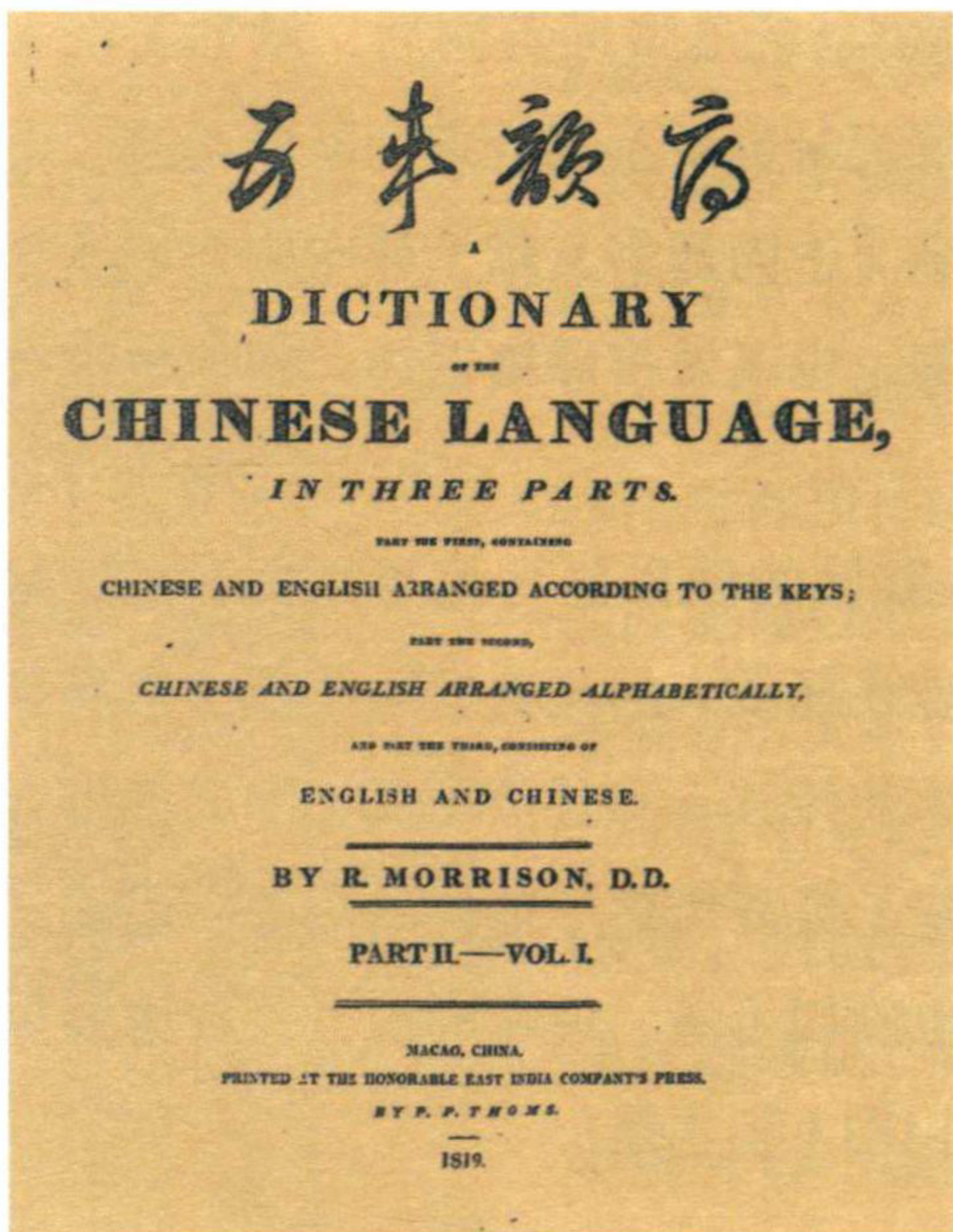
1814年初,《红楼梦》等译稿被马礼逊寄回英国后,就如石沉大海没了下文,查遍伦敦会的理事会议记录也看不到处理的蛛丝马迹。奇怪的是理事会在两年前主动为他出版《中国通俗文献》译本,何以这次他表示有意出版,理事会却毫无动静,也不曾将译稿退还,而他也没有索回。

不论未出版的原因如何,这一耽搁的结果是马礼逊错失了《红楼梦》第一位英文译者之名。他既然志在拯救人的灵魂,而非以文学翻译传世,又已享有最早来华传播基督教的传教士和首位中英文字典创编者的声誉,也许不会太介意在《红楼梦》英译历史中地位的失落。但是,如今他两百年前的手稿俱在,年代也确切可考,追本溯源,《红楼梦》英译的开端应该从1830年往前推到1813年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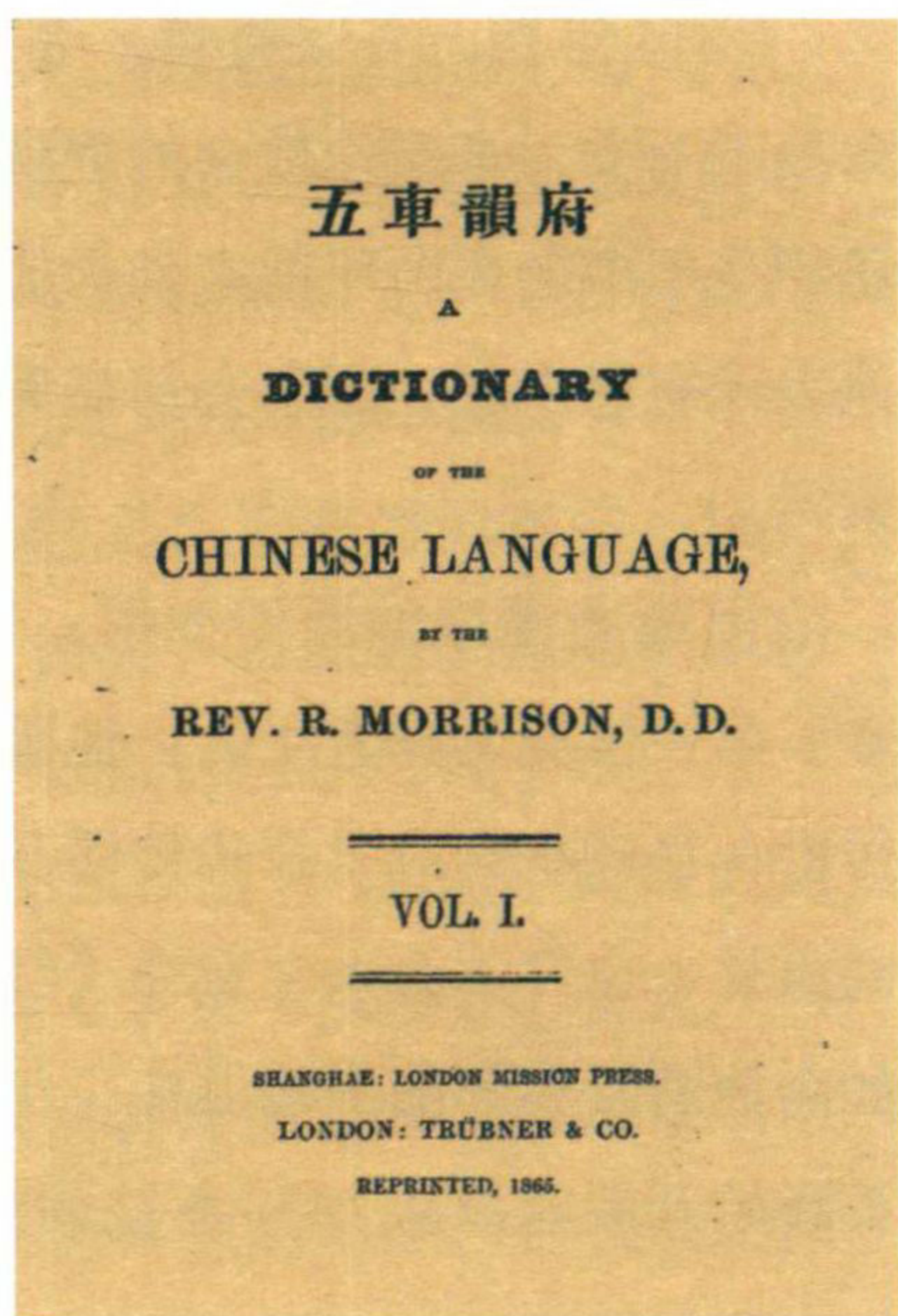
### 马礼逊字典《五车韵府》的重印

马礼逊的《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是最早的中英文字典,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地位。1865年,有人在上海重印其第二部分《五车韵府》单行本,书名就称为《五车韵府》。

历来的研究者对《五车韵府》的重印者及重印方式各有看法,例如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出版博物馆合编、上海百家出版社于2010年印行的《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论文集中,有冯锦荣的《姜别利(William Gamble, 1830—1886)与上海美华书馆》(下文简称《姜别利》)一文(第271—320页),其中关于墨海书馆与《五车韵府》的一段文字(第309页),大致是说1865年伦敦传教会上海布道站决定重印《五车韵府》,但因伦敦会上海站的墨海书馆已于1861年卖掉印刷设备而停业,于是交由美国长老会的上海美华书馆代印,1865年完工出版;《姜别利》一文并举熟识姜别利的长老会上海传教士惠志道(John Wherry)所撰《姜别利事略》(*Sketch of the Work of the Late William Gamble*)的内容为证,说《五车韵府》确是美华书馆所印。这种说法已经陆续有人引用而逐渐流传开来,辗转相沿下去,《姜别利》



1819年出版的《五车韵府》



1865年重印的《五车韵府》

一文所谓《五车韵府》是美华书馆重印的说法很可能会成为定论。

但是，当年的重印者伦敦会上海站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留下的文书显示，《五车韵府》是由墨海书馆重印而非美华书馆，而且墨海书馆也不是在1861年卖掉印刷设备而停业的。在现存的伦敦会华中地区的档案中，有一封慕维廉在1865年12月8日写给同会秘书梯德曼（Arthur Tidman）的信，内容就是关于此书的重印事宜。慕维廉表示，过去五年来墨海书馆一直由自己经手管理，其间印刷了十万部《新约》与《五车韵府》一书，这些既然都已完成，结束墨海书馆应是一桩明智的事，他自己也可以脱身去做其他更适当的事。

慕维廉在信中进一步说明，《五车韵府》重印前，已取得马礼逊儿子即当时英国驻烟台领事马理生（Martin Crofton Morrison）的同意，因此不会有版权上的问题。慕维廉又说，《五车韵府》的重印本共生产五百部，每部售价银十两，对传教士的售价则是较低的十银圆。慕维廉并随函寄出六部重印本给伦敦会，供未来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参考使用，又另寄五十部给伦敦的杜鲁纳（Trübner）出版公司，并给予这家公司

两年英国独家经销的权利，这正是《五车韵府》的书名页上，除了印有1865年上海墨海书馆重印，还有杜鲁纳公司字样的缘故，几年前有研究者因为书名页出现这家公司的名字而认为本书是在伦敦印刷，其实是不正确的推论。另一方面，在美华书馆所属的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档案中，也有一封和重印《五车韵府》有关的信，由姜别利在1863年9月19日从上海写给在纽约的外国传教部秘书娄瑞（Walter Lowrie），信中提到：“伦敦会上海站正在印刷马礼逊字典的又一版。”这应该也能说明谁是《五车韵府》的重印者了。此外，遍查外国传教部档案中所有姜别利写给娄瑞的信，从来就没有提到美华书馆代印《五车韵府》的事，而美华书馆每年的年报都会列出自印和代印的书单，其中也没有出现过《五车韵府》。

至于《姜别利》一文举以为证的惠志道所撰《姜别利事略》内容，其实和《五车韵府》毫无关系，惠志道说的是1874年美华书馆所印的卫三畏《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而非重印的马礼逊《五车韵府》，惠氏很清楚地说是卫三畏博士的字典，在《姜别利》一文中却被移花接木，变成了马礼逊博士的字典。

档案如是说，但愿关于《五车韵府》的重印者与重印方式不会再有争议，也衷心盼望过去几年的错误说法不会再继续流传下去。

（本文作者为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退休教授）

# 开明书店版权表释读

邱雪松

近年来，笔者一直从事开明书店研究，非常幸运，蒙前开明书店职员王久安先生信任，得允复印他保管近七十年的“开明书店版税版权表”。《新文学史料》于2018年第2期曾刊发了我整理的“版税表”以及《略谈开明书店版税版权表》一文，笔者现续发“版权表”，并结合开明书店社史，针对版权表略加申说，释读“启蒙”“生意”“政治”三者的缠绕关系。

版权表记录时间自1938年5月12日至1952年11月21日。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16日，开明书店设在梧州路的经理室、编译所、货栈以及美成印刷厂均被日军炮弹击中，从而引发大火，1926至1937年的档案材料尽毁于此，所以在表首有“新”字以示区别。在本表中，版权计酬单位依时序分别有“\$”“CRB”“CNC”“G.Y”“人民币”“上海折实单位”“北京折实单位”等。这是地域区隔、币值改革、政权更迭等外界变化使然。“版权额”既是出版社经营状况的晴雨表，又折射出不同时代语境下不同作家、不同类型著作在开明书店主政人心中的分量。大致而言，可依据编号将本表分为三个阶段，即编号1—45；编号46—117；编号118—332。

第一阶段为抗战阶段，本时期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教材占据了相当分量。抗战爆发后，旧的教材已不合时宜，出版发行新教材迫在眉睫。